



名家档案

徐贵祥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。主要作品有小说《弹道无痕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马上下》《四面八方》《对阵》等。

沙滩的外面

徐贵祥

目光穿越百年，在一比二十万的地图上搜寻，群山怀抱中的这个小山村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沧桑老者，举着一只手，在给我们讲述沙滩村的故事。

第一次到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沙滩村，是个阴沉沉的上午，空气中弥漫着一层非雨的水雾。在锄经堂一侧，一眼看见黎庶昌的雕像，久久凝视，发现他眉头紧锁，目光深沉，没有一丝笑容——依然联想，在我见过的雕像中，除了弥勒佛，但凡人像雕像，没有一个不带笑容，要么凶神恶煞，要么威风凛凛。进而推测，在中国雕塑艺术家的眼里，无论文官还是武将，都是不敢笑的，或者说笑不出来。而我从黎庶昌的眼睛里，看到的是忧愁，不是乡愁，不是病愁，不是发愁，而是深深的忧愁，关于家国天下的忧患。

比起父辈和祖辈，黎庶昌的家境和个人际遇都不算太差，祖父黎安理当过知县；伯父黎恂官至侍郎，并创建了锄经堂；父亲黎枢官虽不大，也是个举人，当过县、府教育部门的负责人，以仗肝义胆、抑恶扬善著称。

如果说沙滩文化发轫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次战后迁徙，奠基于黎安理父子的锄经堂，光大于晚清时期的“沙滩三杰”，那么，在我看来，在这片土地上空流连了几百年的文化祥云，就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出现，这个人就是黎庶昌。

连续几天，紧急调研沙滩史料和黎氏家族的文字记载，重点是黎庶昌的资料。有关黎庶昌的记述并不多，而且多为一家之言，但我还是从中国社科院和有关高校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里，找到一些文章或只言片语，印证了我的判断。

史料记载，黎庶昌幼时体弱多病，有些史料里，还有“羸弱”的表述，看来此人幼年身体不太好，是事实了。更能引起我注意的是“羸弱”二字，这与他后来成为仗义执言的谏官、博学的外交家、强硬的左翼派，有没有关系呢？我认为有，穷则思变，弱则思强，这其中可能有隐秘的逻辑关系。

黎庶昌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，他成年后，因贵州地方战乱停止乡试，不得不东求西借，千里迢迢北上求学求考。何曾想到，这一次走出沙滩村，就走向了人生的重大转折。黎庶昌从乐安江畔出发，越过了长江，越过了黄河，很快会看到草原，也会看到大海。沙滩的外面，是无垠的天空和辽阔的大地。

黎庶昌滞留京城期间，观察时局，调研社会，颇有心得。当时的晚清社会已有风雨飘摇的态势，朝廷下诏求言，寻求救国良策，而朝野之中无人敢言。这时候，黎庶昌站出来——黎庶昌的血脉里，是有英雄基因的。这从其父当年帮助同学装殓怪尸的行为可以略见一斑。黎庶昌给朝廷上了洋洋洒洒的“万言书”，就科举、城建、军备、税收等方面分析现政的利弊，提出建议。这份建议虽然未被全盘接纳，但是黎庶昌这个人已被朝廷纳入视野，有幸得到了一个县级官的待遇，更有幸地成为曾国藩的幕僚，这应该是黎庶昌走向仕途的第一步，起点不低。

重要的是，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等着他。就在黎庶昌成为曾门弟子不久，被选拔为三等参赞，随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前往英、法、德、西班牙。

当时，多数国民不了解外交是怎么回事，在郭嵩焘的家乡，竟有人挖苦他，“不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”与之相反，在黎庶昌的家乡，则对其称赞有加、诗文相送，“出洋第一黔人”“见贤思齐造福乡梓”均出自乡邻之口……由此可见，所谓“驴蹄技穷”，不是黔的问题，而是黔的问题，并非只有贵州才有驴，哪里的驴都斗不过老虎。而要斗过老虎，就必须改造、提升、进化，直到把自己变成狮子，并且要让睡狮觉醒——郭嵩焘和黎庶昌出使海外，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次觉醒。

几经辗转，第一次站在异国的土地上，哗地一下，外面的世界迎面扑来——历史悠久的城堡、巍峨的建筑、宽阔的街道、奔驰的火车、破浪的轮船，还有金碧辉煌的舞会，妙趣横生的马戏，惊心动魄的斗牛，山

呼海啸的赛马。同时，他也见识了雄壮威武的阅兵、机器轰鸣的枪炮制造厂……可以想象得出来，这一切让他多么震惊，甚至茫然。

黎庶昌很快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，那双眼就像雷达，在欧洲的上空拼命地扫描，他几乎记录了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，包括阅兵场上的炮队、马队和人数，也包括枪炮制造厂的生产品种和数量。

当然，最让他受到刺激的还不是这些。在一篇文章里，黎庶昌以精细的笔触写了这么一个故事——在西班牙，每年要举行一个仪式，遴选贫穷老人男女各12名，由国王端水屈膝，给这些老人洗脚，并侍奉进食——这个情景不仅让他难以置信，简直把他吓坏了——在中国，在黎庶昌所处的时代，这可能吗？

也许就是这个故事，引发了黎庶昌对于改变政治体制、改变专制集权的思考，所以他在后来的文章中，隐晦地批评了封建专制制度，提倡实行民主、尊重民权的主张。

很遗憾地描述，在欧洲的那段时间，黎庶昌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好在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泣血之作《西洋杂志》，这可能就是以外交官的视角，以亲历者的身份，给国内读者送来西方文明的第一缕曙光。

1877年5月，在英国的支持下，国外势力同国内叛军相勾结，企图建立所谓的“喀什噶尔王国”。当时的情形是，有人主张放弃，有人主张打。身在英国的使臣郭嵩焘力主“抚”，黎庶昌坚决反对，他分析了左宗棠老营部队的态势，认为此战必胜，说服郭嵩焘，坚持上奏发兵，得到准许。后来果然如黎庶昌所料，左军在进攻战斗中，节节胜利，叛军首领自杀，南疆收复。意气风发的黎庶昌为此作诗一首。

接下来的情况，我打算简单地说说。黎庶昌后来两次出使日本，除了外交上的纵横斡旋，也有文化上的魅力施展，还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建树。值得重点说的一件事情是，1882年6月的一天，在一次谈话中，黎庶昌从日本友人的口吻中，敏

锐地捕捉到一个信息——这个有军方背景的人可能要出征。当夜，他派下属侦察，发现食品厂正在向军舰运输食品，继而打听到，军舰要向朝鲜进发。黎庶昌当即向国内密报，力主发兵朝鲜仁川港口并获准，中国军队比日军舰早到几个小时，从而使朝鲜避免了一场战乱。从这件事情上，也可以看出，黎庶昌不仅是一个文化大家、外交家，还有军事方面的敏感和担当。

最重要的还是他在出使日本期间和其后写下的《敬陈管见摺》，提出建议：一是急练大支水军（国防），二是火车宜及早开办（交通），三是修治京师街道（城建），四是对各国公使优赐召见（外交），五是商务宜加重保护（商贸），六是度支宜豫筹出入（建立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），七是遣亲贵大臣出洋游历考察（学习，为富国强兵提供技术支持）。

这个奏折受到李鸿章和曾纪泽的高度赞扬，于1884年3月呈递，但是被清朝总理衙门退回，理由是——不符合国情。此时，距甲午战争还有10年，距戊戌变法还有14年，距辛亥革命还有27年。今天我们不妨想象，如果《敬陈管见摺》在当时引起统治者重视，并付诸实践，哪怕是部分采纳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提前数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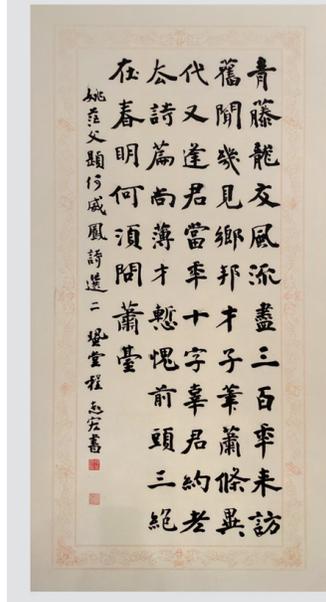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次到沙滩村，是个晴天，车子穿过一片茂盛的树林，两边的老树仿佛向我们点头致意。我知道，这些老树当中，有不少同黎庶昌认识，也有不少与黎庶昌同侧。

还是在锄经堂一侧，在那尊半身雕像的前面，我放慢脚步并立正，恭恭敬敬地向雕像鞠了一躬。直起腰的瞬间，我仿佛看见他的肩膀动了动，脸上浮现了笑容。

我说，先贤您好，我是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，哪怕你一言不发，我也能听到你的诗文，看见您的强国梦。

好像是从前方，又好像是从头顶，也好像是从树林里，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，哈哈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老人家拭目以待……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楷书《姚华 题何威凤画诗三首 选二》程志宏

青藤老友风流尽，三百年来访旧闻。几见乡邦才子笔，萧条异代又逢君。

当年十字奉君约，老去诗篇尚薄才。惭愧前头三绝在，春明何须问萧台。

程志宏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，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
且行浅淡处

■ 木聿

闲暇时，只想读闲书。于我来说，最惬意的事，莫过于有闲暇读闲书。遇闲文，如果再有那么三两句话，浅浅地写进心里去，那更是舒爽。

半月前在首都机场候机，因航班晚点，便踱进旁边的书店。店里书少，除了心灵疗愈和职场宝典，就是俗气的文创用品，瞟了几分钟，实在是无趣得很。

好在还有一些文字，值得抬头仰望和低头细品。

乙巳年公务极忙，岁末更甚。一年结束，书却一本也没有读完。入夏后，花了些时间读在上海武康大楼下买的《中国历史的体温》，感觉重复的话有点多，减了不少兴致。之后从书架上翻出三毛的《万水千山走遍》，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三毛在南美高原的旅行笔记，8年前买的了，一直未打开，书页都已泛黄，好在文字率真。读到第133页时，发现书中出现了两次“不响”。品过“不响”，是在金宇澄的《繁花》里，一直以为，“不响”和排骨年糕一样，似乎是独属于老上海的风物。再在三毛40多年前的游记里读到“不响”时，一时惊喜，却怎么也品不出沪上“繁花”里的那个味道来。也许，三毛文章里的“不响”，只是上海的邻居——她老家宁波的那种“不响”。尔后无眠，我的目光便一直停留在书中的第二处“不响”，不知会不会有负于三毛走过的万水千山。

7月读到苏北的《夏日长》，讲他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吃饭喂药，以及老街坊们的闲聊戏耍，一种闲淡温和的旧日情绪，轻轻漫透心底，一时竟忘了大暑时节的燥热。秋后读到钱红丽的几篇散文，有新章，也有旧作，文字简净素洁，情绪不急不躁，深浅适中，浓淡相宜，既有陶瓷不可衰朽的清冷明亮，又有木器可以细摩挲的温润亲切。阅读后的愉悦，让人觉出活在人间的幸运和欢喜。

二

现代社会，多数人的生活一地鸡毛，少有淡定从容。人忙，友情就疏淡了。时间能疗愈一切，时间能证明一切，但是，时间也会残酷地疏离和淡化一切。

这一年，最好的朋友也疏于联系。没空看朋友圈，偶尔看到了也很少点开。因为自顾不暇，就懒得去点开那些小红点。以为只要不点开，眼睛看不见，心里就平静了，但有时未必。人心里，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难以名状的。

这一年，新朋约，故交聚，几乎都婉拒。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，到底哪种情况更好，或许没有答案就是答案。

今年家凯约了几次，欲来家里和我闲聊，因公务缠身，总不凑巧。前段他来省医看那中年以后的膝盖头，未了打来电话，因加班未能及时接听，又误了一次冬日围炉。

我们终究是血肉之躯，忙了一头，就顾不了另一头。6月，听某教授讲庄子，一开始，她就讲庄子之志与西方哲学重视博闻强记的“记”联系起来，把庄子之忘简单

解读为忘记。其实，庄子之忘，岂是忘记，无非放下看宽舍离而已。但是，在岁月的流年里，作为社会的人或可忘物，但终究难以真正做到忘我和自持。

两周前有故旧来办公室小坐，聊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，聊到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，聊到大忠大奸和大智大愚，聊到江湖的人和人的江湖。不禁感慨：人因社会存在而为人，故而何曾跳得出社会之外？包括古之智者和隐士，何曾跳得出社会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。一个人如果不能适当取舍，不能适当放下，加上再过于拧巴和执拗，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，最终难以保证不被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击溃。

三

中医煎药，几乎一致的观点就是：文火慢熬，方能天然致中和。

和煎药一样，人间五味和处世之道，也是需要时间来熬煮的。

母亲地的鸡汤好，除了鸡是自家喂的，就是活鸡宰杀后小火慢炖，佐料不能多也不能杂，食盐少许，然后交给时间，此外无他。

有一年春节去给三姑妈拜年，80多岁已行动不便的老人，无论如何要留我们吃顿饭。现宰的母鸡，用新鲜鸡汤炒至半熟，再盛入土砂锅加清水和当年采的新花椒，慢炖两三个小时，汤汁微黄，香气清远，鸡皮脆爽。

上周，几位老友小聚，最有滋味的，便是那道汽锅鸡，每人连喝两碗，直呼味道不要太好。服务员一旁道，你们下次过来，如果还想喝这个鸡汤，请提前一天预订，因为这是汽锅蒸出来的，每次必须蒸8小时以上。

如果要想到鸡的本味，还得是清蒸或清炖的好，大油大盐、辛辣肥甘和糊里糊涂的东西，确实是让道地食材失去真味了。

四

真正的文人胸怀天下爱惜羽毛，譬如杜工部、范仲淹、陆游翁，以及周树人、蔡元培等一众民国的大先生。

真正的文人，淡泊豁达，既晓是非曲直，又谱山水长阔，亦亦人间烟火。至于进阶到大师级别，那墨色就越发清淡愈加自然，境界格局更非常人可及。

小地方难得出大文人，即使能出大文人，那后来也一定要到大地方去润泽。这并非地域歧视，只是实践使然。沈从文不走出湘西，大约是遇不上合肥张家三小姐的。享才女之誉的萧红，从呼兰县张家大院来到北平和哈尔滨后，一口气写出了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。梭罗镇的贾平凹来到长安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平安庄的莫言，离开高密到了北京，名气就慢慢地大了起来，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他们不像张爱玲，打小就生长在大地方，哪怕只是小窗轻启，迷离的眸子和幽微的心绪里，也是夺目的风景。

这个道理，不只适于文人的江湖。凡成大事者，无不远走他乡。但是，故乡又是文人的母乳，是每个成大事者身体上既渴望逃离但精神上又难以割断的脐带。居庙堂之高仍记得住乡愁，与处江湖之远却忧其君一样，道理相似；不同的——只是各自的位置。

创锅汤里的味道

■ 龚章河

时值腊月，正是杀年猪的季节。

旧时，一家人过年能否过得既安逸又有面子，与一件规定动作有关，那就是杀年猪。

喂猪是一项全家男女老少都要参与的家务，尤其是小孩，几乎个个都有打猪草的记忆。养了一年的猪，寒冬腊月时杀了过年，是一家人的大事，也是喜事。如果说北方人以过腊八为过年的开始，那么南方人杀年猪，意味着过年序幕拉开了。没有杀年猪的人家，感觉这个年就缺了点年味，那年过得未免简单。

由此想起了我小时候，与过年紧密相关的杀年猪和吃创锅汤的那些往事。

我母亲的老家在重庆，嘉陵江边一个普通的农家。外公外婆的女儿中，只有我母亲在异地他乡的贵州安家。每到过年时，外公外婆就算着远方的女儿女婿一家人，什么时候回来过年。我们一家人的归期，就是杀年猪的日期。

我们一家人还在归途中，外公就开始张罗着杀年猪的事。

对还是小孩的我来讲，过年就是有新衣穿，有糖果吃，有鞭炮放，有肉吃。这吃肉的好事，就从杀年猪后的创锅汤开始。

创是一种杀猪匠专用的工具，专门用来刮猪身上的毛。创锅，则是指家里灶台上的那口锅，而是杀猪时，专用来烧开水烫猪毛的那口锅。

杀年猪是喜事，也是一件费力的事，需要人帮忙。

一般操刀杀猪的那个人，是专业的杀猪匠，除了杀猪匠，还有杀猪时抓猪和帮忙按猪的人，帮忙打整猪的人，帮忙做创锅汤的人。帮忙的人一般就是左邻右舍的邻居，而这些邻居，基本上都是亲戚。这些人不请自来，大家都这样，哪家杀猪，都自发地到哪家帮忙，大家都这样，形成了习惯，也就成了风俗。

创锅汤是有时间场所的要求的，不是那个时间，不在那个场合，即使是严格按照创锅汤的食料和加工制作方法来做的，算不上正宗的创锅汤。

原汁原味的创锅汤，一是杀的猪是这家的过年猪，二是在杀猪后的酬谢聚餐，三是参加聚餐的人必须有来主人家帮忙的那些人。

杀猪是一家人过年期间的喜事，除了请来的杀猪匠和帮忙的人，还有乡亲，甚至是偶尔串门的人，即使是随便在杀猪时搭了个帮手，也要说一声请，有时仅仅是借了人家一板板凳或者什么器皿，也要给人家准备一副碗筷递来一起分享。

创锅汤里煮些什么？不是你想象的方块的上好的肉。主人家好不容易杀一头过年的猪，这一头猪是全家人一年的主要肉食来源。创锅汤里的肉食，只能是猪身上的边角下角等价值低下的食料，只有少量的肉，煮在锅里的主要内容是猪下水。

所谓猪下水，是指猪的内脏，还有猪血凝成的血旺。肉不是好的部位，一般是杀猪口附近的肉，俗称槽头肉，那个部位正好是猪的脖子，不紧实，起泡泡。

创锅汤的做法十分简单，通俗的说法，就是一锅大杂烩。锅，一般就用杀猪时烫猪毛的那口锅，那锅特别大，柴火旺旺地烧着，大灶火大锅煮着食物，大家围拢大锅，在热气腾腾中自然地生发出喜悦的心情。

这锅里的内容，除了猪下水、血旺，少许的槽头肉，还有家常的蔬菜，比如白菜萝卜等当季的常见菜。菜不会切得过于细碎，一般大块大块的，比如萝卜一两截，大点的四割，白菜也如此。肉也是大块大块的。因此吃起来有种豪爽感。主人家如果再弄点酒来，喝酒划拳，气氛更加热闹喜庆。

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吃肉自由，很难有机会放开了大吃大喝一回，那种欢喜畅快的气氛，把杀猪人家过年的喜庆和自豪，带进了年里，持续到整个春节。

如今养猪不是每家每户的必需，专业化规模化的养殖让肉不再是稀缺品。不过，乡下的创锅汤依然吃得热闹，城里餐馆里也有不少推出“杀猪菜”“杀猪饭”的。或许人们想要品尝的，是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原汁原味的乡土乡风乡情的味道。

年末幸福札记

■ 任萍

2025年的尾声，和同事们围坐闲聊，屋里的空调呼呼吐着暖风，把窗外的寒寒细细密密地隔在了外头。从儿时的趣事聊到如今的日常，聊着聊着，那些关于家人的、关于成长的碎片，便轻轻巧巧撞进眼底——是父母俯身听我碎碎念的模样，是先生笑着包容我小执拗的瞬间，是女儿扑进怀里的温度。忽然发觉，我的幸福从不是凭空而来的恩赐，原是被这些细碎的爱与生活日常，一层层裹着、护着，慢慢滋养出来的踏实模样。

闲聊时有人说起，小时候受了委屈总要哭着找大人，这话瞬间勾出了我儿时的记忆。那是埋头啃了好几晚的数学公式，考试却依旧错了大半，红着眼圈把试卷揉出褶皱的失落；那是打扫卫生时攥紧的扫帚被同学蛮横抽走，只能空着手站在走廊的无措；那是拿着父母给的资料费，经不住校门口零食摊的诱惑买了吃的，等到学校催缴费用，心里满是又悔又怕的忐忑……

放学回家，父母安安静静地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慢慢说清楚。等我絮絮叨叨讲完了，父亲才开口，声音温和的：“有理慢慢说，有错慢慢改，心里的话讲出来就好受了。”正是这份不急躁的包容，让我慢慢明白：委屈不是需要靠大人撑腰才能摆平的麻烦，而是成长路上难免遇到的小磕绊。不必因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，说出来就释然了；不必执着于当下的失落，往前走就开阔了。也是这样的时光，慢慢磨掉了我遇事就慌的娇气，生出几分坦然面对的从容——那些曾让人心里发堵的小事，消化了，就成了脚下的路，一寸一寸，越走越宽。

聊到爱较真的性子，有人笑说自己一辈子都改不了，我听着，忽然就想起自己从前的样子。年轻时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我总爱揪着细枝末节不放，凡事都要争个分明，总觉得不这样就不算周全。这份执拗曾让我在很多小事上耗费了诸多心力。

从前自己较真的那些事，其实都算不得什么要紧事。看淡不是敷衍，不是放弃原则，而是心里清清楚楚地装着更重要的人和事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松一松手。守好自己的节奏，其余的，不妨多一分圆融，这就是生活慢慢给我的素朴清醒。

聊天时说起做人的分寸，我总想起和张老同志成家后那段磕磕绊绊的时光。老张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姊妹多，当时又是家里最有出息的那个，自打成家起，老家的大事小情总爱找他张罗。谁家孩子升学要参谋，谁家亲戚办事要搭手，电话一来，他总是满口应下。起初他更不理解，总觉得这些事不该由我们来扛，更忍不住掺和进去——他帮老家规划事情，我要插嘴说“这样不妥”；他准备给家里寄东西，我要念叨“咱们日子也得

顾”。一来二去，不仅和老张闹得不愉快，连带着和他家里人的关系也生了几分。

那段日子我心里总觉得憋屈，直到某天读到一篇讲关系经营的文章，里面说，人生在世，所有关系都是一场需要边界的经营，夫妻之间亦是如此，不是分你我，而是懂进退。这话像一颗小石子，轻轻落在我心里，悄悄漾开了涟漪。后来我慢慢悟透：人活一世，边界感是最好的护身符，于婚姻而言，更是如此。不是要分你我，而是要分清“他的事”和“我们的事”，给他留足处理家事的空间。我不再事事插嘴，转而学着先倾听再沟通——他说老家的难处，我就安静听着，等他说完后再一起商量帮衬的分寸；他定好要帮的忙，我就提醒他“尽力而为”。而他，也会主动和我交底，不再自顾自应承担，遇到拿不准的事会先问我想法：“这事你觉得咱们得到什么程度合适？”

原来边界从不是冷冰冰的隔阂，是带着温度的尊重。尊重别人的处事节奏，也守住自己的心理底线；不强融别人迁就自己，也不委屈自己迎合别人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，让相处少了摩擦，也让人生多了一份笃定的底气。

聊到最后，话题终究落到“日子要怎么过”。我想，答案很简单：向好，向上。向好，是把日子往暖里过，待人多一分理解，待己多一分宽厚。不必揪着对错不放，不必因在得失里计较，遇到分歧时，学着换位思考；碰上难处时，试着放下执拗，不必事事逞强。那些邻里间的一句问候，饭桌上的一次闲谈，拌嘴后的一个笑脸，都是向好的模样，把寻常的日子，捂得热气腾腾。

向上，是把生活往实里过，给日子添几分质量，为自己加几分精进。不必立多么宏大的目标，只消给自己定几个踮踮脚就能够到的小期待：每周读几页书，每月学一点新东西，每天多一份好心情。那些读过的字，学会的技能，攒下的欢喜，都会慢慢沉淀成底气，让脚下的路，走得稳稳当当。

原来，向好向上从不是多么复杂的道理，它就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，藏在一呼一吸的日常中。向好，是内心的温度；向上，是生活的态度。守住这两样，无论人生行到哪一程，都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把幸福过得踏踏实实。这份底色，不分你我，人人皆可拥有。

站在年的终点回望，这一本幸福札记，写满了家人的陪伴与岁月的馈赠。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宴，而是藏在每一个清醒、通透、向上的日子里，藏在家人的倾听、包容与陪伴中。那些沾着烟火气的小片段，那些不疾不徐的成长，共同织就了最踏实的幸福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都能在柴米油盐里，守住向好的温度，攒足向上的底气，愿这本札记越写越长，愿这份幸福岁岁安康。